

氣象學家蔣丙然先生

蔣君章

(本文插圖刊第42頁)

幾點說明

張其陶先生逝世，我寫了一篇紀念性文稿。

依我所知，影響張先生最深的有三位學人，一位是南高師教務長劉伯明，一位是氣象學兼人文地理學家竺可楨，另一位是史學家柳翼謀。張先生的地理學是受教於竺可楨，竺氏的本門所學，實為氣象學，因此我多事地提到他被稱為中國氣象學開山大師。不料這一多事，卻引起了比竺氏資格更老的氣象學家蔣丙然先生的公子，作者中大老同學的君宏先生的感慨，寫了七頁信紙長信，陳述丙然先生在氣象學、海洋學及天文觀測方面的貢獻，中間還提及氣象學的南北派系問題，丙然先生和竺氏的不愉快事情等。丙然先生的女公子及乘龍快婿海洋學家祖佑先生等，也都有信給君宏先生，道及丙然先生的學問事業甚詳。最近君宏先生又寄了兩大包資料，希望我為丙然先生寫一文介紹他的學問事業。

我在介紹丙然先生之前，須先說明幾點：

第一，丙然先生的大作，我不過讀過一本，說老實話，學地理的人，不能不讀這些書的。我

雖慕先生已久，但緣慳一面，只有在台大地理系兼課時在一個晚會上相逢。時先生已退休，許多學生簇擁着先生，沒有機會擠上前去，所以我認識他，他不認識我，可以說只有半面之緣。

第二，拙文是追憶張先生的，似乎沒有提到丙然先生的必要，這一點，務請君宏先生等諒解。

第三，竺可楨不認識共產黨，在拙稿中並未放鬆。但他對於中國氣象學方面的貢獻和氣象行政的推行，是有目共睹的，中研院第一任氣象研究所所長是他，第一任中央氣象局局長呂炯，接收上海法租界徐家匯天文台的盧鑒，都是他的高足，各省氣象所的行政和氣象觀測的負責人，也很多是他的學生，這是事實。因人費事，似乎也不太應該。以我所知，丁文江先生是我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，他回國時任實業部地質科長，只有一個不懂地質的書記，惟一設有地質門的北京大學，也因為招不到學生而停辦。但丁先生能一一克服困難，從訓練人才着手，終於把全國地質調查所和各省地質調查處紛紛成立，這其間得到翁文灝、李四光、徐韋曼等幫助甚多。大體上一種

新事業或新學問的發明，無論是本國產生的，或是由外國引入的，初期總有或大或小的阻力。丙然先生和丁在君先生不同，丁先生能及生把地質研究與行政完成，丙然先生志業的完成，有待於竺某的努力，彼此為同一目標而努力，即使有什麼誤會，也沒有分派分家之必要。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成其大，我想所謂氣象學派系說，一定是些好事者藉端生事，意別有圖而作此無聊之舉，不知君宏先生等以為然否？

第四，作者不敢效南郭先生，濫竽於學者之林。但是我的治學態度，極反對派系與門戶之見。學術乃天下之公器，凡成派的學者，必有特殊見解，公是公非，何必標榜派別，抹殺事實，失去參稽討論的機會。照君宏先生所提供的全部資料來看，他們二位之間的不愉快，僅是私人的芝麻綠豆的小問題，並不是學術上的爭論。而且兩位生前已合作多次，如有芥蒂的話，也應早已消失。張其陶、鄭子政兩位先生都是竺氏的門人，張先生已敦聘子猷先生（紅註朱祖祐，即寫信給君宏先生稱丙然先生為岳父的祖祐）任中國文化學院的教授，並特約撰述「海洋學講話」和「中

國海洋」兩書（見七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世界日報）。鄭子政先生在丙然先生八秩大壽時，撰文慶祝，推崇備至，足證該方面並無派系的成見。數十年前之事，似不必重行敏感地提出來。至於作者，對任何有意義、有價值的著者和著作，無不欽佩，在上述原文中更絕對對丙然先生不敬之意。這篇拙稿，算是我意外的撰稿機會，希望從此雙方和諧相處，不再談及以往之事，本人更絕不願意捲入此等漩渦。

留學法比民元歸國

丙然先生姓蔣氏，福建福州市人。天下蔣氏，都為周公之後，左傳所謂「凡蔣茅邢、周公之祚」便是。照左傳的說法，周公長子封於魯，則其有五子，蔣伯居三。但也有人說，周公尚有次子，承周公原封地，仍居周原，稱為周公。言之鑿鑿，有證有據，則蔣伯為周公第四子了。原封地在今河南始縣，大陸未淪陷前的蔣村，便是蔣伯封地的舊址。不管是第三子或第四子，蔣是周公之後，是無可懷疑的。作者在大陸來台前，曾同姓族人來訪，對蔣氏之南遷，頗有研究。據他說：五胡之亂，分兩路向南，一路經由徐州，停留蘇皖境內，一路經由湖北而江西，折而至浙江與蘇南。按福建之開發，閩江流域，始於楚滅越時，晉江流域之開發，始於東晉。前者為越王句踐之裔及子民居多數，後者為中原不甘胡人統治之義民。福州蔣氏，到底如何遷入、何路遷入？手頭無福州蔣氏家譜，無從求知。閒話表過不提。

丙然先生之學問事業、對外關係與著作，實際都散見於先生手著的「二十年來中國氣象事業概況」、「四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氣象事業」（附有著作目錄）以及子猷先生在世界日報發表的「為海洋科學奠基」一文中。此外，君宏先生給我的信中，也補充了一部分。我為此文，不過把這些資料作一綜合敘述而已。

據君宏先生見告，先生生於西元一八八三年，清德宗光緒九年，亦即中法戰爭的前一年。字右滄。中小學時代生活均不詳，大學似在上海法人所辦的震旦畢業。留學於法比二國，專攻農業氣象，得博士學位。何年出國？無可查考，在法比二國讀何大學？畢業論文是什麼題目？均無資料可查。君宏先生等如有資料，應補足之。當時，國人對於氣象的名詞，聞所未聞，只有外人在租界或有海關處設有測候站而已。比較完備者，只有法人在上海徐家匯所辦之天文台負有盛名。丙然先生留法習農業氣象者，當與震旦肄業與明代農政全書及其作者徐光啓有相當關係。先生為佔總人口四分之三的中國農民，求取農業獲得氣象方面的助益，他的抱負是值得我們注意和欽佩的。無疑的他是全國學農業氣象的第一人。

他學成回國是在民國元年，好像時間是在十一月，那麼當時的臨時大總統是滿腦子專制帝王思想的袁世凱，教育總長則是力求發展新教育的蔡元培先生。蔡先生設立中央觀象台，敦聘高魯先生任台長，其組織分層數、天文、氣質、地震、地磁等科。民國二年七月，先生任始成立的氣象科科長，這是先生任氣象行政工作之始。氣象

行政只是實際氣象工作的推動機構，不作氣象工作，徒有空架子，是沒有意義的。但是要做氣象工作須有儀器和工作人員，而氣象科只有一個光幹科長。為此，先生特別購置簡單儀器，親作觀察，只就氣壓、溫度、濕度每日三次，聊備一格而已，其辛勤可知。

這種局面必須打開，其路徑首先是經費，其次是訓練工作人員和增加儀器設備。在袁世凱主政下，為這些機構增撥經費，比登天還難。我們但看觀象台設於民國元年，其時丙然先生可能已回國，但氣象科在翌年七月始克成立，便以經費無着之故。經高台長與蔡部長力爭之後，始獲極少數經費，丙然先生所訓練之工作幹部只有二人，購得水氣壓表、溫度表、最高最低溫度表、乾濕球溫度表、風力表、風向器、各項自計表，至於百葉箱、量雨計、蒸發皿等均自行設計製造，以節經費。民國三年開始運用，我國總算開始擁有一座比較像樣的氣象台，其觀察也增加八次，由三人輪流担任。並由丙然先生親自主編氣象月刊，除譯載氣象學的國外著作外，並刊載各月氣象要素統計圖表，作喚醒國人認識氣象的工具，這是中國首創的氣象刊物。

光是一份氣象月刊，對國人了解氣象的重要性和實用的價值，還是無補於事，因此，先生寫了一本實用氣象學的書。實際上這本書的內容，只是譯載各種氣象儀器之構造、如何觀測、如何計算，並附有各種計算表，先生自謂此書「用處與近代之觀測手冊相類似，……因有此書後，志願在氣象科服務者頗多。」氣象科的觀察員增加

了一位，觀測次數改為每小時一次，由四人輪值，並建立了觀察制度，開始籌備氣象預報和天氣圖的繪製，派兩位工作同仁學習繪製天氣圖。繪製天氣圖是需要各地氣象要素的各種資料，當時即由先生與海關各測候站及徐家匯天文台，將所收國內外各地的氣象資料提供，共計十六處。有了這些資料，纔可以繪製天氣圖。

我國第一張自製天氣圖，就是丙然先生所繪的，先生謙虛地求證於徐家匯天文台田台長，並與徐家匯天文台所繪製的天氣圖相比較，亦復一致。他所培植的繪圖員劉治華，後來成為天氣製圖專家，負有盛名，未負先生教導的誠意，亦先生認為得意之事，特別在其「四十五年氣象事業」中記下此事。

氣象事業漸受注意

繼中央觀象台成立不久之後，軍方成立南苑航空學校，也開設氣象學課程（民國三年），由先生兼任教授。翌年南通張季直（謇）任農商部總長，在北平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設立氣象測候站，此為我國農業與氣象相結合之始。南苑航空學校亦在南苑設氣象測候站，是為航空教育與氣象測候結合之始。五年，張謇復在南通軍山設立氣象台，中央觀象台亦決定天氣預報訊號，準備預告天氣。中央氣象台在庫倫及松樹咀子設測候站，在西山溫泉中學設簡單測候站。民國六年，中央觀象台得交通部同意，在台內設立電台，以便各地氣象資料之收發。是年，義大利贈飛機給中國古宮博學院，由滬飛平之沿途氣象報告，都是中

央觀象台供給，是為氣象與航空交通結合之始。

由氣象事業之逐漸發達，氣象的重要性漸為國人所認識，中央觀象台乃擬定全國觀象台設置計畫，分七區建立，以省為單位，每省設一總站及若干測候站，並普設測雨站。這一計畫，我們可以看作至少出於丙然先生之策動，從普通測候與測雨站的內容，得見其端倪。如果作者的看法不錯，那就可以理解丙然先生是具有設立全國各省氣象測候網的抱負的。這一計畫如果當時實現，那便沒有後來空可槓努力的餘地了。無奈當時是軍閥執政，一切以擴充軍隊為優先，連教育經費都被挪用，以致後來有好長一段時間，北平的國立大學教職員薪水都發不出（民國十二年）。中央觀象台的各省普設觀象台與測候站的計畫，必然被認為不急之務，而束之高閣了。因此，這一計畫，便在經費無着的託詞下胎死腹中了。其結果只是由教育部通令各省普設測雨站，由觀象台編著測雨計構造法及觀測法的簡單說明書，分送各省以為結案。先生之志有待於後人之努力而始克實現者以此，可以說是先生不逢時之影響了。通令各省都設測雨站，效果如何？不得而知，但先生對於設置全國測候站的努力，始終不懈。到了民國十年，先生繪製全國測候站設置計畫圖，向當時教育部馬代部長竭力陳說。馬代部長同意給部分經費。因此，原擬設二十個測候站，結果只設十個站，而且只着重在氣象測候方面，訓練工作人員，亦以氣象測候所需之知識為限。這十個測候站，後經商定設於張家口、開封、西安、蘭州、肅州、迪化、拉薩、昆明、貴陽、成

都等內地城市為主，以沿海地區已有海關設置的測候站，不必重複。至此，全國測候站粗告完成，先生的抱負也實現了一部分。先生原恐各測候站經費被中央台挪用，訂定獨立的原則，但至十二年政府欠薪，中央台幾有斷炊之患，各站經費終被移用，至十五、六年間，各新設之測候所終於無法維持，皆告停辦。按十五、六年正是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底定長江流域的時期。民國十二年，曹錕的直系勢力大增，迫促偽總統黎元洪下台，賄選曹錕為總統。十三年，直系令吳佩孚、馮玉祥向東北進攻，馮玉祥在熱河倒戈回京，囚曹錕，由段祺瑞為臨時執政。翌年，東北軍入關，勢力擴展至長江，孫傳芳崛起於福建，驅逐長江流域的東北軍，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。北方本為東北軍據天津、馮玉祥據北京的對峙局勢，十五年，張作霖復與吳佩孚合作，與馮軍發生衝突，馮玉祥退守張家口，段祺瑞被迫下野，張作霖則自稱安國軍總司令，獨霸平津，並控制山東。政局之混亂如此，丙然先生之全國測候網，安有實踐可能？不過在這段期間，丙然先生對氣象方面，仍有其貢獻，即青島觀象台之接收與中國氣象學會之發起與成立便是。

青島觀象台之擴充

青島觀象台本為德人所建立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軍所佔。日軍原擬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利，但在巴黎和會中被中國代表團所拒。民國十年，美國哈定總統召集華府會議，議定廢止英日同盟，代以九國公約；英美並調解山東問題

，日本同意退出山東，膠濟鐵路與德在青島租借地由中國收回。翌年，王正廷代表我國收回青島，丙然先生即隨王氏接收青島觀象台，被任爲籌備主任。當時以中國氣象人才不足，暫由原任日人代理，俟人才訓練完成後，再交中國。因此，丙然先生暫同中央觀象台，舉行第二期訓練班，招生三十人。這是民國十二年的事。十三年，丙然先生率領結業學生至青島，正式受任爲青島觀象台台長。德人之觀象台，實甚簡陋，日人佔領期間亦未增加設備。先生接收後，大加整頓，仿中央觀象台組織，設氣象地震科、天文磁力科，氣象觀測則採二十四小時制，並於民國十四年三月開始，每日公布天氣圖及預報天氣，以便船舶出入，報告標準時間，以便民衆對準。這是先生第二個服務的氣象機構，而且自己擔任主管，在職權範圍，可自行負職處理事務。中國氣象學會，即成立於此時，會址即在青島。海軍部海岸巡防處設氣象台於東沙島，接受青島台的人才訓練與指導。其時青島台的地位與中央台的地位，是相等的。東沙台之受青島台指導，大體上是丙然先生在氣象學方面的個人地位的關係，並不是青島台有指揮全國氣象機構的職權。

民國十七年，國民革命軍進行第二期北伐，東北投降後，全國即告統一。蔡元培先生在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之初，本任大學院院長，在十七年大學院仍稱教育部。蔡氏被任爲中央研究院院長，成立中央氣象研究所，設所址於南京北極閣，由竺可楨任所長，兼管全國氣象行政。竺氏小於丙然先生約十多歲，在氣象研究上雖成就不同

，但就年齡而論，則爲晚輩無疑。但其地位卻是兼理全國氣象行政，無論中央與青島台，都受中央氣象研究所領導，這是中央政府所賦與的權責，但觀中央氣象學會之從青島遷至南京，可知其間的關係。

這裏，作者要附帶說明一項個人的看法。丙然先生既是氣象學的前輩，那中央研究院的氣象研究所所長，爲什麼不屬丙然先生而屬於竺可楨，作者個人認爲這是人事關係。由南京高師至東南大學，郭秉文對政治思想及其活動，似都不加注意，他所注意的重點，似乎是地方當局的聯繫，如他和江蘇著名鄉紳及督軍齊燮元處得很好，接受齊之捐款，建立「孟芳」（齊父名）圖書館卽爲一例。東南大學不受北京政府之欠薪影響，殆卽因此。校中青年黨（當時稱爲國家主義派，辦有醒獅刊物）和國民黨都在活動。楊杏佛任工科教授，柳翼謀、竺可楨均任史地系教授，他們似都是國民黨人，楊在工學院被焚，其工作曾被數遷而離校，柳與竺皆去職，是證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。大學院成立，楊任副院長，中央研究院成立，楊任總幹事，竺氏之出任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，實非偶然。中央氣象學會之遷京，丙然先生作何感想？其門弟子之作何感想？在我的題目範圍之外，沒有研究之必要。這些事實的發生，是否與氣象學分南北兩派有何關係？我們也無須研究。氣象學是科學，其研究方向及所獲結論，是天下之公器，以個人關係而分派，未免示人以不廣而成意氣之爭，至少作者個人認爲無此必要。我想丙然先生亦未必以爲然。我們但看十七年

中央氣象研究所聘先生爲特約研究員，先生亦接受邀請；再看民國十八年與二十二年代表中國氣象學會與中央氣象研究所，分別出席萬隆及第五屆太平洋科學會議舉行於加拿大與萬隆會議（見蔣氏「參加四十五年觀象工作」），足證竺氏對先生之尊重，其本人並無門戶之見。

先生在青島觀象台着實做了不少工作，如二十一年在泰山、勞山設立高山觀測所；二十三年設立航空氣象訓練班；逐日以中文公布天氣圖，以利航行；改正午炮發聲之正確時間，以利市民之對準；建築赤道儀室與超人自計中星儀室；設置電力控制開關，以便自動旋轉，觀察天體；以及地震觀察儀、測震儀、等高儀、天圖式赤道儀、觀利室大小吸水儀、海水溫度顛倒溫度表等，都是民國十七年的事。蓋先生已擴充其工作範圍而及於天文與海洋之觀測，使青島觀象台更能名副其實。爲了加強海洋研究，特於二十五年建築海洋研究所，設置水族館，成立太平洋科學協會海洋組中國分會，設立海洋生物研究所等，成爲中國海洋研究的發動者。

但在這一期間先生最感快意者，應爲各省縣氣象測候站之普遍設立。這本是丙然先生所發起而力求實行者，軍閥政府時得到設置十個站的細微經費，已算是浩大的「皇恩」，但終於無米爲炊而完全停頓。而在十七年中央氣象研究所成立後，卽在各省設置測候總站，各縣設置測候分站，先生的意願，至此完全實現。揆諸成功不必在我之我國傳統道德，先生必引爲極大的欣慰。氣象行政與氣象研究之完全分開，始於二十八年中

央氣象局之成立。

先生在青島觀象台工作，直到抗戰時日本佔領青島之初為止。其子女均至內地求學，而先生不及撤退，獨留淪陷區，奉命照顧學生，而專在北平大學任教授，幾乎引起誤會，幸有閻振興先生的證明，真相大白。勝利後轉任山東大學教授。先生在大陸的基本工作都在北方，非北平即山東。勝利後，先生在三十五年十二月即由山東大學，轉任台灣大學農學院教授，台大地理系成立時，似亦曾授課，頗受地理系學生之歡迎。

農業生產的大功臣

在台大的工作，是丙然先生最後的，也是最有意義的學術傳授和運用。丙然先生專攻農業氣象，而台大的前身是日本辦理的所謂帝國大學。日本政府對台政策，是要把台灣成為農業及原料生產地區，專供日本糧食與農產加工原料，而以台灣為日本工業品市場。故在台灣的帝國大學中，農業教育佔着重要地位，對農業氣象十分重視，設有農業氣象講座，使其畢業生能把氣象知識，運用於農業方面。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後，農業生產仍極重要，對專攻農業氣象的丙然先生來說，可謂得到最適合的工作機會。日人所留下的測候站位，都在農田與農事試驗場中，丙然先生認為不合氣象測候站設置的原理，但頗合農業運用氣象知識的原則，因此仍其舊貫。但其教育方針，則略有補充，加授普通氣象與天氣學的基本原理，然後授以農業上必需的氣候知識，以資應用，殷以農業氣象學，包括太陽與農業、地球與

農業、氣候要素因子、天文氣溫與農業、風與農業、水溫與農業、降水與農業、霧霜與農業、雷電與農業、電與農業、氣候與農業、物候與農業、天氣預報與農業、氣候與森林、漁業與氣象關係。氣象與農、林、漁業的影響，都加論及，最切合於農業學生的需要。

在作這樣的講課之後，先生更作台灣氣候與農業關係個別的實質研究，如台灣風向之研究、台北高山氣候之研究、台灣氣候與農作物關係之研究、台灣氣候與水稻生活之相關研究、台灣省各河川雨量流量與灌溉及稻作關係、台灣雨量之研究與農業關係、台灣之季風與農業、台灣各氣候區小麥收穫量與氣候關係之研究、台灣氣候按柯本氏法之分區與各區主要農作物、台灣甘蔗氣候分區之研究、玉蜀黍田間微氣候之測驗、水稻田氣候之研究等，都對台灣農作物與氣象因素的關係，作示範性的研究，對學生裨益之多，無須贅述，而先生適應環境需要之教學，用心殊深，值得讚佩。

就今天的事實需要來看，玉蜀黍田間微氣候之觀測，更為重要。台灣為副熱帶與熱帶季風氣候，農作物向以稻米與甘蔗等最為重要，雜糧與油類作物的耕種僅供點綴而已。但台灣畜產副業本來相當發達，近年更有大規模之成長而有逐漸專業化的趨向，因此飼料需要量逐年增加，成為極大的漏注，玉蜀黍與大豆占進口農產品的最大多數。近年台灣稻米產量，因各種改進的關係，單位面積產量提高，年有大量剩餘，市場難求，政府因而竭力提倡稻作轉為玉蜀黍的耕種，但由於

農家習慣的關係，一時頗難收良好的效果。可是丙然先生在來台之後的不久，即作玉蜀黍與氣象關係的研究和報告。他作此研究的原因，是因為玉蜀黍為中國主要雜糧之一，是旱作物，便於作微氣候觀測，可藉玉蜀黍之環境觀測，推測甘蔗露菌病發生的環境。他預定觀測的要項為田間氣溫、地溫、風速、濕度。觀測結果，作成圖解，並作分析研究。他的結論，有如下述：「(a)晴天氣溫垂直分布曲折大，不同生育期之垂直分布亦不同：幼苗期為下高上高中低型，生長期為下高上中平型，成熟期為下高上低型。(b)陰天濕度高，垂直分布為下高上低型，幾成垂直線。(c)陽光照射，氣溫垂直分布曲折大，薄雲時曲折小，厚雲時，近於直線。(d)下雨時，氣溫垂直分布為均等型，上下差異小。(e)陰天濕度高，晴天濕度低，全生育期相差百分之十點九七。(f)晴天濕度垂直分布曲折大，陰天小。(g)幼苗期濕度分布為下高上低型，生長期為下高中低上微型，成熟期為下高中低上高型。(h)作物藝閉作用，減少地溫受天氣狀況影響，尤以生長期為最，成熟期次之，幼苗期最小。風速受生物生長之減殺甚大，以一二〇cm與三十cm高二點相比，生長期差大，成熟期次之，幼苗期最小。(i)日出時田間微氣候，氣溫與地面溫，由穩定狀態，突然上升，濕度則由穩定下降。日落後如晴天，溫度之降速，濕度之上升緩，如陰天則無明顯之升降。」這是一篇純學術性的研究，農耕時無須這樣明細的知識。但關於台灣玉蜀黍與氣候關係，丙然先生已有先見之明似的已下研究的工夫了。因環境而施

教，因教學需要而作進一步的研究，這真是所謂教學相長了。

仁者之壽高齡九十

綜丙然先生一生，學氣象，教氣象，管理氣象，推廣觀測站，並提倡與氣象有關之學科如海洋學、海洋生物學與天文觀察等，無不盡其全力。除觀察站之普遍設置，僅能實現一部分而中輟外，餘皆卓然有成。生平勤於著述，專書已出版者都達數十種，論文更難以數計。其詳細目錄，具載於先生七十五歲誕辰時自述之「四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觀象事業」一文，載於其門弟子所編之紀念集中，此不具述。又先生既專精於氣

象學，為我國最早的科學氣象學家，國際如有關於氣象科學之會議，先生常代表我國出席，如加拿大氣象會議、印尼（舊稱荷屬東印度）等，均有論文發表，受各國氣象學者之推崇。義大利並聘先生為氣象學會名譽副會長，亦國人之殊榮。更有一事，必須提及而罕為人注意者，先生舊文學根底極深，尤擅於賦詩。研究餘暇，常有吟詠，積久成冊，「承學齋詩鈔」就是先生的詩集，惜無一讀之機會耳。

五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為先生八秩誕辰，親友均為之祝嘏，我看到先生時大約就在此時前後。君宏先生函中，有逝世近二十年之語，則先生歸道山時，恐已高齡九十歲左右了，仁者必壽，

此其明證歟？

作者因一語之誤，有勞丙然先生之哲嗣等特別關注，提供豐富資料，使我對丙然先生一生工作及其著述，得到更多的了解。因擇要介紹先生的生平，亦聊以解嘲之意。最後，我還得特別強調我向來反對門戶與派別的觀念。我追憶張其昀先生之拙稿，絕無派系觀念，更無對丙然先生有不敬之意。承中外雜誌編者之善意與君宏先生之提供資料，使我有撰此拙稿之機會，均所感激。本文匆忙中完成，對丙然先生之遺著，未能詳加閱讀，實為憾事。如有舛誤，更期多所指教，以匡不逮。

（七十五年三月四日於台北）

中外文庫 諸葛亮傳

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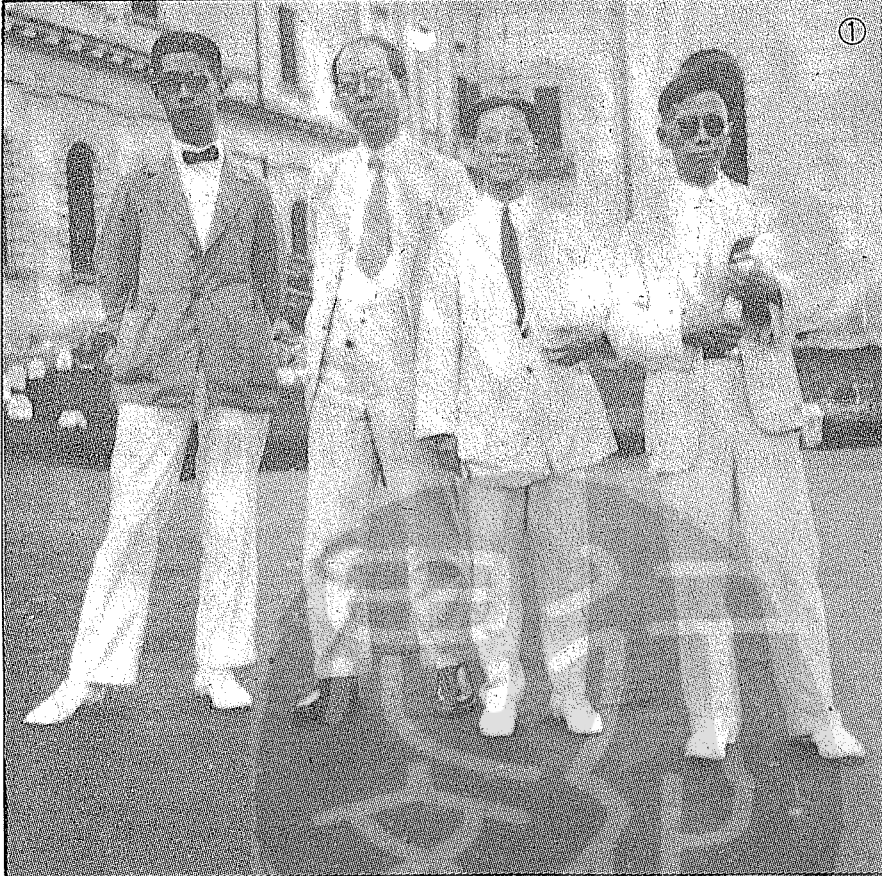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共分九章：一、家世和生平。二、立志、為學、交友。三、輔劉興漢。四、政治三策。五、軍事奇才。六、聯吳外交。七、五月渡瀘的收穫。八、偉大的人格與美德。九、對他的正確認識。附王成聖「諸葛亮的志業」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

上下冊合售新台幣一四〇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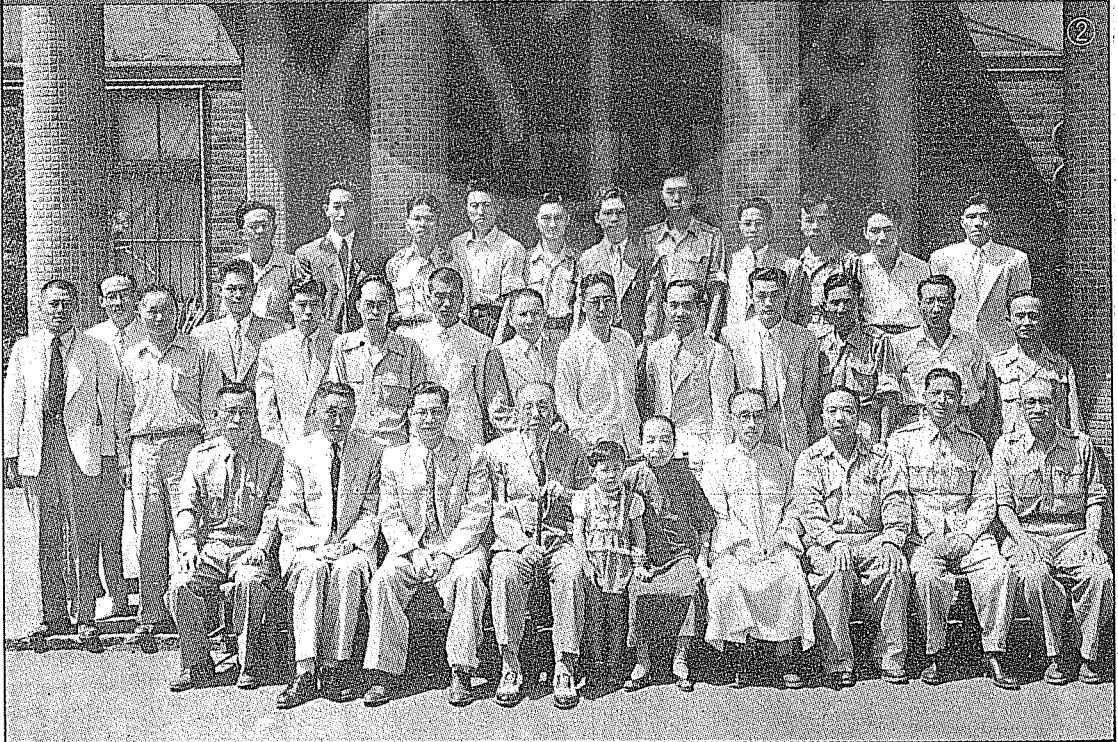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係祝秀俠教授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、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上下冊各70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

①

①氣象學家蔣丙然教授(左二)早年在星加坡博物館前與友人合影。

②民國38年9月蔣丙然教授(前排中)七秩雙慶與親友合影。



②